

## 支遁作品目錄及內容考辨

戴麗琴

**內容提要：**本文對東晉名僧支遁的現存作品、存目作品和疑偽作品及其相關內容進行了考辨，並對清代以來支遁遺著整理的主要作品的失輯和誤輯情況有所說明。

**關鍵詞：**支遁 作品目錄 考辨 佛教

支遁（314—366）字道林，東晉名僧，是“六家七宗”之“即色宗”的代表人物。其於中國佛教的貢獻，學者往往將其與同時代的釋道安相比較。此外，他在文學史上也是不可忽視的人物。清代沈曾植《與金潛廬太守論詩書》說：“康樂總山水莊老之大成，開其先支道林。”支遁弘法，既順應時代政治、文化潮流之變化而又超拔自上。因此，支遁作品既有濃郁的時代性又有鮮明的個性。關於支遁著述的具體篇目或種類，歷來都有記載或整理。今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彙輯文獻，辨別真偽異同。今分支遁作品為現存、存目和疑偽三類，並對清代以來整理支遁作品<sup>①</sup>的失輯和誤輯的情況有所說明。

### 一、支遁現存作品

支遁現存作品凡36種，散見於《世說新語注》、《肇論疏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《高僧傳》、《經典釋文》、《廣弘明集》、《文選》李善注、《念佛三昧寶王論》、《姑蘇志》等文獻。下文徵引中並說明、辨正今人文獻及論述涉及支遁作品內容而有闕佚者。

#### 1. 《與高麗道人書》（一作《與高句麗道人書》）

按：見於《世說新語·德行篇》“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”條劉注、《高僧傳》卷四《竺法潛傳》、惠達《肇論疏》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二作《與高句麗道人書》。

《高僧傳》卷四《竺法潛傳》載支遁“《與高麗道人書》云：‘上座竺法深，中州劉公之弟子。體德貞峙，道俗綸綜。往在京邑，維持法網。內外具瞻，弘道之匠也。’”

惠達《肇論疏》之《演開宗第一》曰：“支道林《與高麗道人書》云：‘炳蔚中土，既其日立，曜也。’”<sup>②</sup>

惠達《肇論疏》所引，邵武徐氏刊本《支遁集》（《補遺》一卷）（下簡稱邵武徐氏刊本）失輯，嚴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之《全晉文》（下面簡稱《全晉文》）失輯。

#### 2. 《物有玄幾論》

按：惠達《筆論疏》之《折幾玄第三篇》：“支道琳師《物有玄幾論》云：‘物有幾玄於未兆。’”<sup>③</sup>

邵武徐氏刊本失輯。《全晉文》失輯。

### 3. 《即色論》（一作《即色游玄論》）

按：《世說新語·文學篇》云“支道林造《即色論》”。惠達《筆論疏》：“支道琳法師《即色論》云：‘吾以為“即色是空，非色滅空”，此斯言至矣。何者？夫色之性，色不自色（三字依上段加<sup>④</sup>），雖色而空。如知不自知，雖知恒寂也。’”<sup>⑤</sup>

邵武徐氏刊本失輯。《全晉文》失輯。

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二：“《即色游玄論》（支道林。王敬和問。支答。）”《高僧傳》卷四《支遁傳》作《即色游玄論》。《歷代三寶記》卷七：“《即色游玄論》一卷。”《法苑珠林》卷一百、《大唐內典錄》卷三亦載《即色游玄論》一卷。

《即色論》即《即色游玄論》。隋朝吉藏《中觀論疏》：“支道林著《即色游玄論》，明即色是空，故言《即色游玄論》。此猶是不壞假名，而說實相。”<sup>⑥</sup>日本安澄《中論疏記》卷第三末引《山門玄義》卷五云：“第八支道林著《即色游玄論》云：‘夫色之性，色不自色。不自，雖色而空。知不自知，雖知而寂。’”同卷又引《述義》云：“其製《即色論》云：‘吾以為“即色是空，非色滅空。”斯言矣！何者？夫色之性，不自有色。色不自有，雖色而空。知不自知，雖知恒寂。’”<sup>⑦</sup>

### 4. 《妙觀章》

按：《世說新語·文學篇》“支道林造《即色論》”條劉注：“《支道林集·妙觀章》云：‘夫色之性也，不自有色。色不自有，雖色而空。故曰色即為空，色復異空。’”

劉孝標引《妙觀章》為《即色論》作注，其關係頗引人猜疑。邵武徐氏刊本《補遺》視為一，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視為二。文獻闕如，洵難確證其為一；又二篇文字雖相近，然亦有不同，姑視為二。

### 5. 《莊子·逍遙遊篇注》（《逍遙論》）

按：《高僧傳》卷四《支遁傳》云支遁“注《逍遙篇》”<sup>⑧</sup>。《經典釋文》輯支遁之《莊子·逍遙遊篇注》凡七條。清代吳士鑒《補晉書經籍志》云：“支遁《莊子注》《釋文》上引支遁云七條。”據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本影印本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，支遁注皆在卷二十六，凡七條。這七條依次是：（1）“坳堂”，支遁云：“謂有坳垤形也。”（2）“搶”，支遁云：“搶，突也。”（3）“莽蒼”，支遁云：“家間也。”（4）“朝菌”，支遁云：“一名舜英，朝生暮落。”（5）“征”，崔、支云：“成也。”<sup>⑨</sup>（6）六氣，支遁云：“天地四時之氣。”（7）敖者，支遁云：“伺彼怠敖，謂承其閑殆也。”<sup>⑩</sup>《經典釋文》中華書局1983年版校以徐乾學本，第（1）條與第（3）條有不同。其云：“坳堂”，支遁云：“謂有坳土致形也。”“莽蒼”，支遁云：“塚間也。”<sup>⑪</sup>“坳堂”條之異無意義區別。“莽蒼”之異當以中華書局版為正，即“塚間也”。

《經典釋文》所輯支遁之《莊子·逍遙遊篇注》七條，邵武徐氏刊本、《全晉文》皆失輯。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失輯二條，分別是“征”條和“六氣”條。<sup>⑫</sup>楊勇《世說新語校箋》轉引王叔岷《世說新語補正》失輯一條，即“搶”條。<sup>⑬</sup>

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“《莊子·逍遙篇》舊是難處”條劉孝標注引支遁《逍遙論》：

“夫逍遙者，明至人之心也。莊生建言大道，而寄指鸚鵡。鸚鵡以營生之路曠，故失適於體外；鸚鵡以在近而笑遠，有矜伐於心內。至人乘天正而高興，游無窮於放浪；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遙然不我得；玄感不為，不疾而速，則逍然靡不適。此所以為逍遙也。若夫有欲當其所足；足於所足，快然有似天真。猶饑者一飽，渴者一盈，豈忘系嘗於糗糧，絕觸爵於醪醴哉？苟非至足，豈所以逍遙乎？”<sup>⑧</sup>陳寅恪先生《逍遙游向郭義及支遁義探源》云：“支遁《逍遙論》今得見者僅《世說》此條劉孝標注所徵引之一節而已。”<sup>⑨</sup>唐代成玄英《莊子序》載：“支道林云：‘物物而不物於物，故逍然不我待；玄感不疾而速，故逍然靡所不為。以斯而游天下，故曰《逍遙游》。’”<sup>⑩</sup>劉注“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遙然不我得；玄感不為，不疾而速，則逍然靡不適”，當以成序為準，一者“得”為“待”之形訛，二者“不為”移動並替換“不適”，三者“逍然”在前，“遙然”在後。<sup>⑪</sup>

劉注所引《逍遙論》當是《高僧傳》所載《莊子·逍遙篇注》的一部分。《高僧傳》卷四《支遁傳》云：“遁嘗在白馬寺，與劉系之等談《莊子·逍遙篇》，云：‘各適性以為逍遙。’遁曰：‘不然。夫桀跖以殘害為性，若適性為得者，從亦逍遙矣。’於是退而注《逍遙篇》，群儒舊學莫不嘆服。”<sup>⑫</sup>這段文字表明支遁“注”《莊子·逍遙遊篇》是因為他不認同郭、向之論，則其“注”的宗旨在於“論”，且“群儒舊學莫不嘆服”的物件一定是支遁之“論”而不是訓詁之“注”，所以支遁的“注”中包括“論”。誠如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所云：“《釋文·逍遙遊篇音義》引支遁……皆篇中之注，與《高僧傳》‘退而注逍遙篇’之說合。然則支並詳釋名物訓詁，如注經之體。不獨作論標新立異而已。或者此論即在注中，如上引逍遙義，亦正是向、郭之注耳。”<sup>⑬</sup>

清人的補志出現了兩種意見。文廷式《補晉書藝文志》視為一，載“支法通注《逍遙遊篇》……《世說》注引通《逍遙義》”<sup>⑭</sup>，吳士鑒《補晉書經籍志》視為一，載“《莊子·逍遙篇注》”<sup>⑮</sup>，黃逢元《補晉書藝文志》視為一，載“《莊子·逍遙篇注》，支法通撰，見《高僧支法通傳》云通注《逍遙篇》，《世說》文學篇注引作支氏《逍遙論》”<sup>⑯</sup>。秦榮光《補晉書藝文志》視為二，其曰“《莊子逍遙篇注》，《高僧傳》……”，“《逍遙論》，據《世說》注”，“上二種並支遁撰”。前三者是，末者非。

#### 6. 《關公則像贊》

按：《弘明集》卷二載宗炳《明佛論》：“近孫綽所頌者域健陀勒等八賢，支道林像而贊者：竺法護、于法蘭、道邃、關公則，皆神映中華。”<sup>⑰</sup>文僅見於唐代飛錫《念佛三昧寶王論》。其卷中“高聲念佛面向西方門第十一”曰：“大哉關公，散虛納靈，神化西域，跡驗東京。徘徊霄虛，流響耀形，豈欽一贊，示以匪冥。”<sup>⑱</sup>

此篇未見於前人整理的支遁作品目錄。且仿前三位高僧的像贊之名而為《關公則像贊》。關公則的傳記似以《法苑珠林》卷四十二所載最詳。

#### 7. 《大小品對比要抄序》

按：見於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八。

#### 8. 《坐右銘》（一作《座右銘》）

按：見於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二，《高僧傳》卷四《支遁傳》。

### 9. 《竺法護像贊》

按：見於《高僧傳》卷一《竺曇摩羅刹（竺法護）傳》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二作《支法護像贊》，似非。

### 10. 《上書告辭袁帝》

### 11. 《于法蘭像贊》

### 12. 《于道邃像贊》

按：上三種分別見《高僧傳》卷四之《支遁傳》、《于法蘭傳》、《于道邃傳》。

13—25. 《釋迦文佛像贊並序》、《阿彌陀佛像贊（並序）》、《文殊師利贊》、《彌勒贊》、《維摩詰贊》、《善思菩薩贊》、《不二入菩薩贊法作菩薩贊》（一作《法作菩薩贊不二入菩薩贊》、《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贊》）、《首閼菩薩贊》、《不昞菩薩贊》、《善宿菩薩贊》、《善多菩薩贊》、《首立菩薩贊》、《月光童子贊》

按：見於《廣弘明集》卷十五。

26—34. 《四月八日贊佛詩》、《詠八日詩三首》、（亦合併作《四月八日贊佛詩四首》）、《五月長齋詩》（一作《五月長齋詩一首》）、《八關齋詩序》《八關齋詩三首》（一作《八關齋詩並序》或《八關齋詩三首並序》）、《詠懷詩五首》、《述懷詩二首》、《詠大德詩》（一作《詠大德詩一首》）、《詠禪思道人》（一作《詠禪思道人並序》）、《詠山居》（亦作《詠利城山居》或《詠山居一首》）

按：見於《廣弘明集》卷三十。

### 35. 《天台山銘序》

按：見於《文選注》卷十一《遊天台山賦注》。現存兩句。一曰：“余覽《內經·山記》云：剡縣東南有天台山。”一曰：“往天台山當由赤城山為道徑。”

《全晉文》失輯一句：“余覽《內經·山記》云：剡縣東南有天台山”。

### 36. 失題詩（“石室可蔽身，寒泉濯溫手”）

按：見於《姑蘇志》卷八。

《全晉詩》失輯。

## 二、支遁存目作品考

支遁現存目者 17 種。見於《世說新語》、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《高僧傳》、法經《衆經目錄》、《歷代三寶記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大唐內典錄》等文獻。

### 1. 《通漁夫》

按：見於《世說新語·文學篇》。

### 2. 《辯著論》

### 3. 《釋即色本無義》

### 4. 《支書與郝嘉賓》

### 5. 《辯三乘論》

### 6. 《支道林答謝長遐書》

### 7. 《般若臺衆僧集議節度序》

8. 《本起四禪序並注》

9. 《本業略例》

10. 《本業經注序》（一作《本業經序》）

11. 《支道林與謝論三識並答》

12. 《道行指歸》

13. 《道學誡》（一作《學道誡》）

14. 《切悟章》

按：上13種（2—14）始見於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二。

《辯三乘論》，法經《衆經目錄》、《歷代三寶記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大唐內典錄》皆云一卷。

《本起四禪序並注》，法經《衆經目錄》、《歷代三寶記》云一卷，《法苑珠林》作《本起四諦序》，《大唐內典錄》作《本起四論序》，《大正藏》云明本“起”作“超”，三本、宮本“禪”作“諦”；《中華大藏經》云“《本起四禪序》”資本作《本起四諦序》，磧、南、徑諸本作《本超四諦序》。<sup>⑤</sup>蓋“超”乃“起”之形誤無疑，故《本超四禪序》、《本超四諦序》皆非。至於改“四禪”為“四諦”或“四論”，或許為誤引，或許有其依據，文獻闕如而不得詳知。

《本業經注序》，法經《衆經目錄》、《歷代三寶記》、《大唐內典錄》皆云一卷，《法苑珠林》作《本業四諦序》，文獻闕如，不知其所依據。

15. 《安般經注》

16. 《釋朦論》（一作《釋朦論》、《釋朦論》或《釋蒙論》）

17. 《聖不辯知論》

按：上6種（12—17）見於《高僧傳》卷四《支遁傳》。

《道行指歸》、《釋朦論》、《聖不辯知論》，《歷代三寶記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大唐內典錄》皆云一卷。

清丁國鈞《補晉書藝文志》卷四、秦榮光《補晉書藝文志》卷二、吳士鑒《補晉書經籍志》卷三皆云采《大唐內典錄》載《聖不辯智論》一卷。<sup>⑥</sup>改“知”為“智”，不妥。

### 三、支遁疑偽作品考

關於支遁疑偽作品的記載，今依《大唐內典錄》之例，分“疑惑”和“偽妄”兩類。

#### （一）支遁“疑惑”作品考

支遁疑作3種，見於《世說新語》、《弘明集》和《出三藏記集》。其文獻記載皆不明朗，又內容不存，獻疑於此，以期來哲。

##### 1. 《才性論》

按：支遁似曾作《才性論》。《世說新語·文學篇》云：“支道林、殷淵源俱在相王許。相王謂二人：‘可試一交言。而才性殆是淵源崑、函之固，君其慎焉！’支初作，

改轍遠之，數四交，不覺入其玄中。相王撫肩笑曰：‘此自是其勝場，安可爭鋒！’”

## 2. 像贊（一首）

按：《弘明集》卷三載宗炳《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》：“若孫興公所贊八賢，支道林所頌五哲，皆時所共高。”<sup>②</sup>此與前所引宗炳《明佛論》文字正相對應。也就是說，宗炳《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》“支道林所頌五哲”與《明佛論》所云“像而贊者：竺法護、于法蘭、道遂、闕公則”乃同一事件。然其內容不見載於文獻。故而有兩種可能：一是確有一失名高僧的像贊；一是不存在失名高僧的像贊，即“五哲”之“五”為“四”之誤。

前人整理的支通作品目錄，於此未有說明。

## 3. 《首楞嚴三昧經注》

按：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七載不知名作者《首楞嚴三昧經注序》曰：“沙門支道林者，道心冥乎上世，神悟發於天然。俊明明徹，玄映色空，啟於往數，位敘三乘。余時復瞻咨，豫聞其一。敢以不敏，繫於句末。”又云：“首楞嚴者，沖風冠乎知喪，洪緒在於忘言，微旨盡於七住，外跡顯乎三權。”

清丁國鈞撰、丁辰注《補晉書藝文志·補遺》云：“《首楞嚴三昧經注》支道林。見梁僧佑《出三藏記集》。”<sup>③</sup>可備一說，然文獻之徵不足。

## （二）“偽妄”作品考

偽支通作品，凡4種，現存2種，亡佚2種。見於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古今譯經圖紀》、《法華經傳記》、《大周刊定衆經目錄》、《佛祖統紀》、《廣清涼傳》等。

### 1. 《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》

按：見於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二和《弘明集》卷十二。文存。此篇首云“隆安三年”（399），時支通已逝世多年，今人常以此判其偽。

### 2. 《文殊像贊並序》

按：《廣清涼傳》載“《文殊像贊並序》支通”，並載文。《文殊像贊並序》，篇名先見於《廣弘明集》卷十五。兩書所載文字雖小有出入，然本為同一作品無疑。《廣弘明集》繫此文於殷晉安。又《廣弘明集》卷十五開卷即支通作品（像贊二篇和諸菩薩贊十一首），豈此《文殊像贊並序》不與之相接？又支通的二篇像贊中皆有自稱之“遁”字，這似乎是支通寫作像贊的習慣；而此《文殊像贊並序》並無支通之“遁”，抑或一旁證耶？

《全晉文》置此文於《殷景仁集》中，是。邵武徐氏刊本則誤。

### 3—4. 譯《方等法華經》和《阿閼佛利諸菩薩學成品經》

按：首見於《古今譯經圖紀》。皆佚。另支通譯《方等法華經》還可見於《法華經傳記》、《大周刊定衆經目錄》的某些版本、《佛祖統紀》，譯《阿閼佛利諸菩薩學成品經》還可見於《大周刊定衆經目錄》的某些版本。<sup>④</sup>

《古今譯經圖紀》，《大正藏》高麗藏本載“沙門支道林，履味游方，懷道利物。以晉成帝咸康元年（335）歲次乙未，譯《方等法華經》（五卷）。又於太康元年（280）譯《阿閼佛利諸菩薩學成品經》（二卷）。”其校注曰明本無“又於太康元年譯”，宋、

元本“太(康)”為“咸(康)”。<sup>③</sup>《中華大藏經》趙城金藏本“支道林”作“支道根”，然磧、普、南、徑、麗諸校本作“支道林”，磧、普、南諸校本“太康”作“咸康”。<sup>④</sup>

此所載譯者支道林當為支道根。其一，此中關於支道林譯經的記載頗令人生疑，與事實難契。據《高僧傳》，支遁生於建興二年(314)，咸康四年(338)時纔出家。太康元年譯《阿閼佛製諸菩薩學成品經》時，支遁尚未出生；咸康元年譯《方等法華經》時，支遁尚未出家。另外，譯經需通梵語，而支遁活躍於東晉前中期名士之中，關於其言行的記載頗多，然而諸文獻皆未載支遁通梵語，因而支遁譯經之說頗難令人信服。其二，記載這兩部佛經的譯者為“支道根”的文獻《歷代三寶記》記錄文獻來源清晰、無版本之異且年代早於《古今譯經圖記》。隋費長房《歷代三寶記》，其卷七載“《阿閼佛制諸菩薩學成品經》二卷(太康年出。第二譯。與支謙譯大同小異)。《方等法華經》五卷(咸康元年譯)。右二經合七卷。成帝世沙門支道根出，並見竺道祖《晉世雜錄》”。<sup>⑤</sup>《三寶記》所載支道根譯經的文獻出處十分清晰，而且也記載了支道林的著作(見上)，故較為可信。關於這兩部佛經的譯者為“支道根”的記載另見於《弘贊法華傳》保安元年寫東大寺藏本、《大唐內典錄》高麗藏本、《開元釋教錄》高麗藏本、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高麗藏本<sup>⑥</sup>，《中華大藏經》之《古今譯經圖記》趙城金藏本、《大唐內典錄》趙城金藏本、《大周刊定衆經目錄》趙城金藏本、《開元釋教錄》趙城金藏本、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趙城金藏本(其中“支道根”當即“支道林”之誤)。<sup>⑦</sup>

清人文廷式《補晉書藝文志》引《三寶記》載支道根譯經<sup>⑧</sup>，而無有支遁譯經的相關記載。蔣維喬《中國佛教史》亦記作“支道根”。<sup>⑨</sup>

綜上所述，支遁作品之記載相當笑得複雜。可確認支遁撰寫者53種，其中有文可尋者36種，存目者17種。疑偽者7種，疑作3種，不存；偽作4種，存佚各2種。相關文獻達30餘種。從時間上看，絕大部分文獻是唐以前(含唐)的。從文獻類型看，主要是僧傳和佛經目錄。從體例及保存現狀看，支遁的現存作品詩文類居多且篇幅多完整，論說文少且闕佚嚴重。此番考證，是對支遁作品目錄和一部分內容的重新整理研究，也為《支遁集》的重新編撰或者支遁作品集的校注奠定了一定基礎。

(編者按：本集刊收到此稿後，驚悉戴麗琴女士2011年10月26日病逝，特表悼念！)

#### 注釋：

①支遁作品整理主要在清代之後，包括嚴可均《全晉文》、遂欽立《全晉詩》、現存《支遁集》或《支道林集》、清《補晉書藝文志》(或經籍志)五種(二十五史補編委員會《二十五史補編(三)》，中華書局，1955年)、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(第九章和第十五章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)、林傳芳《支遁傳考略》(張曼濤主編《中國佛教史論集(四)》，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》第13冊，大乘文化出版社，1977年，57—64頁)、王曉毅《支遁生平事跡考》(《中華佛學學報》第八期，1995年，267—269頁)等。

②(陳)惠達：《筆論疏》，《已續藏經》第150冊，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76年，838頁下第7—8行。

- ③ (陳) 惠達:《肇論疏》,《叢書集成》第150冊,853頁下第9—10行。
- ④ 湯用彤: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第九章《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》之《支道林之即色義》,中華書局,1983年,183頁。
- ⑤ (陳) 惠達:《肇論疏》,《叢書集成》第150冊,866頁上第8—10行。
- ⑥ (隋) 吉藏:《中觀論疏》,《大正藏》第42冊,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,1990年,29頁22—24行。
- ⑦ (日) 安澄:《中論疏記》,《大正藏》第65冊,94頁第21—23行,第24—27行。
- ⑧ (梁) 釋慧皎:《高僧傳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冊,348頁中。
- ⑨ “崔、支”指崔灌和支遁。同例有“崔、李”。在此詞條後第二條即“猶然笑之”條,注曰:“崔、李云:‘猶,笑貌。’案:謂猶以為笑。”“崔、李”指崔灌和李頤。
- ⑩ (唐) 陸德明:《經典釋文》,北京圖書館出版社(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)2003年影印本,“坳堂”條見卷二十六1葉b,“搶”條與“莽蒼”條見卷二十六2葉a,“朝菌”條見卷二十六2葉b,“征”條見卷二十六3葉a,“六氣”條見卷二十六3葉a,“敖者”條見卷二十六5葉b。
- ⑪ (唐) 陸德明:《經典釋文》,中華書局,1983年,360、361頁。“坳堂”條見360頁上,“搶”、“莽蒼”、“朝菌”三條見360頁下,“征”,“六氣”二條見361頁上,“敖者”條見362頁上。
- ⑫ 余嘉錫:《世說新語箋疏》,中華書局,2007年,261頁。
- ⑬ 楊勇:《世說新語校箋》,中華書局,2006年,203頁。
- ⑭ 此段文字見今《世說新語》唯一宋刻本,即中華書局1999年影印宋紹興八年(1138)廣川董弁刻本《世說新語》(原書為日本前田氏所藏,日本有珂羅版影印本,中華書局1999年據以複印)。
- ⑮ 陳寅恪: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83頁。
- ⑯ (唐) 成玄英:《莊子序》,郭慶藩輯《莊子集釋》,中華書局,1961年。
- ⑰ 拙作《支遁〈道遙論〉內容辨正及創作時間考》辨且僅辨“得”為“待”之形訛之可能,《文獻》2011年第1期,189—190頁。
- ⑱ (梁) 釋慧皎:《高僧傳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冊,348頁中。
- ⑲ 余嘉錫:《世說新語箋疏》,261—262頁。
- ⑳ 《二十五史補編(三)》,中華書局,1955年,3752頁下。
- ㉑ 《二十五史補編(三)》,3877頁上。
- ㉒ 《二十五史補編(三)》,3937頁上。
- ㉓ (梁) 釋僧佑:《弘明集》,《大正藏》第52冊14頁中第24—25行,《中華大藏經》第63冊735頁上第16—18行。(《中華大藏經》編輯局編《中華大藏經:漢文部分》,中華書局,1984—1996年。)
- ㉔ (唐) 飛錫:《念佛三昧寶王論》,《大正藏》第47冊140頁中末三行下首行。《中華大藏經》無此本。
- ㉕ (隋) 費長房:《歷代三寶記》,《大正藏》第55冊73頁,《中華大藏經》第54冊244頁中第8—10行。
- ㉖ 《二十五史補編(三)》,3693、3833、3878頁。
- ㉗ (梁) 釋僧佑:《弘明集》,《大正藏》第52冊20頁中第25—26行,《中華大藏經》第63冊750頁中第20—21行。
- ㉘ 《二十五史補編(三)》,3695頁。
- ㉙ (唐) 釋僧詳:《法華經傳記》(慶長五年刊大谷大學藏本)卷一載東晉咸康元乙未年(335)支道林譯《方等法華經》六卷(《大正藏》第51冊50頁下第19—21行。《中華大藏經》無此本)。釋明住《大周刊定衆經目錄》(《大正藏》三本、《中華大藏經》資、普、南、徑本)卷二載譯《方



- 等法華經》，卷四載譯《阿閼佛國經》（一云《阿閼佛利諸菩薩學成品經》）。（《大正藏》第55冊385、392頁，《中華大藏經》第54冊727頁下第1—3行、749頁中第15—16行。）宋釋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三六載咸康元年（335）支道林譯《方等法華經》（《大正藏》第49冊339頁下第22行，明本增上寺報恩藏本；《中華大藏經》第82冊654頁下第12行，明永樂南藏本）。
- ⑩（唐）釋靖邁：《古今譯經圖記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冊，356頁上第6—8行。校注見同頁。
- ⑪（唐）釋靖邁：《古今譯經圖記》，《中華大藏經》第54冊，921頁中第3—6行，926頁上7—13行。
- ⑫（隋）費長房：《歷代三寶記》，《大正藏》第49冊69頁上末3行中首2行，《中華大藏經》第54冊232頁中第8—12行。又《大正藏》三本、宮本等校本，《中華大藏經》資、磧、普、南、徑諸校本“佛制”為“佛刹”（《中華大藏經》第54冊241頁中第2—3行）。
- ⑬《大正藏》中關於支道根譯經的記載，分別見於《弘贊法華傳》卷二（第51冊第15頁上第10—11行）、《大唐內典錄》底本卷三（第55冊244頁下第13—17行）、《開元釋教錄》底本卷三（第55冊503頁中第11—14行）、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底本卷二十四（第55冊960頁中第16—17行）。
- ⑭《中華大藏經》中關於支道根譯經的記載，分別見於《古今譯經圖記》底本卷二（第54冊921頁中第3—6行）、《大唐內典錄》底本卷三（第54冊515頁中第12—16行）、《大周刊定衆經目錄》底本卷二、卷四（第54冊722頁下第15—19行，741頁上第2—5行）、《開元釋教錄》底本卷三（第55冊52頁中第13—17行）、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底本卷二十四（第55冊850頁上末行下首3行，853頁中第15—16行）。
- ⑮《二十五史補編（三）》，3766頁上。
- ⑯蔣維喬：《中國佛教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，19頁。

（作者單位：南開大學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）